

中篇小说选集

奇特的姻缘

孙周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篇小说选集

# 奇特的姻缘

孙因/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奇特的姻缘/孙 因 著.-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9(都市生活丛书)

ISBN 978-7-80171-571-X

I. 奇… II. 孙… III. 社科作品集-中国-当代IV.I44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21728号

书 名:奇特的姻缘

作 者:孙 因

出 版: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 行: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1号 (邮编:10000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出版总监:文 鹰

责任编辑:陈星宇

印 刷: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850 X 1168 1/32

字 数:300千字

印 张:11.75印张

印 数:1-1000册

版 次:200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978-7-80171-571-X/1.557

定 价:38.00元

---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     |
|----------------|-----|
| 序.....         | 1   |
| 泔水大王轶事.....    | 3   |
| 红色女囚.....      | 44  |
| 公关夫人和驯鼠专家..... | 119 |
| 雪虎.....        | 186 |
| 苦恋.....        | 237 |
| 无名氏唱片.....     | 270 |
| 奇特的姻缘.....     | 327 |

## 序

文人穷，出书不易。曹雪芹的《红楼梦》，最初也只能靠手抄本传播；蒲松龄老先生的《聊斋志异》写成后，束之高阁很多年，才被一位官员出资买了去刻印，得以流传。名著尚且如此，令人浩叹。

笔者生逢盛世，印刷术已从刻板、铅字进步到激光照排，无线装订，出书周期大大缩短，因而也出版了十来本书，颇感欣慰。然而，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似乎一夜之间人们的眼球只盯住“钱”，文学边缘化了，什么“德育、智育、美育”，什么“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什么“改造国民性”……一切曾经拥有过的神圣光环黯然无光了。阅读文学书籍的人骤然下降，于是，出版社不得不包装能赚钱的畅销书，出卖书号过日子；于是，作家也两极分化，少数人上升为文坛新贵，多数人在贫困和堕落中挣扎；于是，有作家挂牌上街乞讨的，有裸体朗诵诗歌的，有用下半身写作的……当然，默默地在文学殿堂里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仍是主流。

笔者是幸运的，经历了上世纪 50 年代和 80 年代文学的辉煌岁月，那时读者众多，作家被出版社杂志社奉为上宾，约稿争抢书稿的事时有所闻。添列末流文人又蜗居边陲的笔者，也只得日以继夜地爬格子，偿还编辑们的文债，至于作品的高下优劣，只好由读者评说。

本集编选的 7 部中篇，均刊发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的文学杂志，发行量动辄数十万册，有的数百万册，因而读者众多，无疑是职业作家的黄金时代。

《泔水大王轶事》原名《泔水大王》，首刊于《古今报》，并获

该报优秀作品奖,扩写成中篇后发表于1993年《传奇故事》,同年被《传奇文学选刊》选载。《红色女囚》是歌颂女革命家秦德君的纪实小说,刊于1997年《中国故事》,发表后不久,湖北、山东两家电视台曾来信约写剧本拍电视剧,因各种原因未果;同时,秦德君和她的丈夫郭春涛的子侄辈,多次来电话询问和感谢。《公关夫人和驯鼠专家》原名《奇特的官司》,首刊于《古今报》,并获该报优秀作品奖,扩写成中篇后,刊发于2000年《中国故事》。《雪虎》原名《犬俘》,首发于《古今报》,并改编为连环画,扩写成中篇后,刊于重庆《巴渝文化》、《渝东南文学》,后被北京《民族文学》选载、用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苦恋》刊于1987年《楚风》,同年,重庆一位编导廖学辉来信拟拍电视剧,并邀请我们夫妇赴北碚协商,受到他们夫妇的热情接待,后因投资问题搁浅。《奇特的姻缘》(原名《迟来的爱情》、与瑜珊合作),首刊于1985年《文艺生活》,获该刊中篇二等奖,同年,《传奇文学选刊》选载,并发表评论文章,1991年入选春风文艺出版社编选的小说集,这部作品发表后,先后收到各地读者来信百余封,好几位表示要改编成电影,事虽未成,但令人感动。《无名氏唱片》(与瑜珊合作)是以一位川剧名演员的经历为主线,血泪的控诉,凄婉而哀艳。

这部选集,如果在上世纪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出版,无疑是畅销书。可惜,当时忙于爬格子,对文学发展的超势认识不足,错过了时机,面对自费出书的时尚潮流,只能望洋兴叹了。

感谢秀山县委张泽洲书记,黄长武县长,日理万机之余,仍关注文学。特别是泽洲书记,不以笔者的作品为浅薄,占用有限的休息时间,阅读拙作,赞誉有加,同时,一贯资助出版拙作,为繁荣文学事业不遗余力,令人感佩之至。当然,笔者年近八旬,早已过了追名逐利的年龄,但出书毕竟是作家的追求,给文学爱好者留下几本书,也许在去天国的路上少几分遗憾,是为序。

孙 因

2007年春

# 涪水大王轶事

## 显赫的家世

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S城，山光水色，风景秀丽，地灵人杰，清代乾隆道光年间，出过一位侯爷一位道台两位知府三位知州，国民党时间，出过一位都督好几位军长旅长，解放后也有不少省军级地师级领导干部，至于县团级干部，多得像河里的石头，赶场上街，进城开会，总能遇上几位正县级副县级的同乡同村人，唠叨几句不相干的话。

因此，S城人感到很骄傲。

眼下，花甲以上的老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那位立过赫赫战功的侯爷，据说身高八尺，腰大九围，使的大刀重八十斤，赤手空拳打死过一只老虎两只狼，赛过景阳岗上的武松，很了不起。

侯爷姓赖，武陵山区苗民大起义时投效军营，由于武勇，很受平苗大帅福康安、额勒登保的赏识，逐年升迁，千总把总游击守备都司参将总兵提督，全凭一把刀博得了侯爵的封赏，乡亲们能不顶礼膜拜吗！令人叹息的是，侯爷也和他的封建主子一样，一代不如一代，第二代有世袭，当过一任总兵，第三第四代便只当守备了，待到民国，赖侯爷子孙最大的官不过是团长，解放后一蹶不振，他的十世孙出世时，侯爷府遭了火灾，成了一片瓦砾。

十世孙五岁时便进了孤儿院，由于老侯爷的威名，仍有不少人称他为小侯爷。大跃进时孤儿院散伙，改吃公共食堂，那时的口号是“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小侯爷当然响应号召，“敞开肚皮吃饭”，熬过三年自然灾

害,他长成了1米70高的壮小伙。由于壮实,显得方面大耳鼻直嘴阔,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狮子眼,炯炯有神,不用善相者饶舌,一般人都认为狮眼主贵,传说老侯爷也是一双狮眼,这小子一定有飞黄腾达之日,不过迟早而已。

不久,侯爷府的废墟上修起了政府招待所。解放后,侯爷府是被没收的,那时,革命人道主义很时髦,不能亏了小侯爷,在招待所左侧盖了两间小木板瓦房,供他居住,并责成居委会给他安置工作,十八岁了,不能再吃现成饭。不久,推荐他当了环卫工人,扫大街,掏大粪,从小饭来张口的他,受不了那份罪,同时他私心忖度,既是侯爷的后代,不能辱没了祖先,三个月便撂了挑子。

当时,小侯爷的官号叫赖龙。撂挑子那天,居委会陆老太劝他,环卫工人是铁饭碗,年轻轻的苦点儿算什么,有了工资可以找对象成家。他颇有乃祖的刚烈之风,跺脚道:“奶奶的,天生一人,必有一路,一滴露水一棵草,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义无反顾。

不扫街掏粪了,回到木板屋,倒头便睡,压得木板床咯吱响,无忧无虑,好舒坦。睡了两天,补足了扫街损失的精神,肚儿闹“革命”了,他胸有成竹,一点也不惊慌,一双睡醒了的狮眼,早已瞄准了不足一箭之地的政府招待所。他得天独厚,招待所占了祖宗的地盘,不至于绝情寡义亏待他的肚皮吧?恰好所长是他的远房姑父,可怜他是个孤儿,反正残汤剩饭倒进泔水桶喂猪,给他吃了也是一份人情,好歹是亲戚。

于是,一日三餐,小侯爷赖龙准时出现在招待所,吃白米饭,舔有油水的盘子,倒也逍遥自在,无拘无束,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习惯成自然,时间久了,服务员们隔一天见不到他,反而十分牵挂,互相询问:

“赖娃怎么没来？”

“是不是病了？”

“不会吧，他长得比猪还胖壮……”

的确，小侯爷赖龙很少生病，有时吃得太饱，躺在稻草铺上懒得动，进入冬眠状态，可以两天不去招待所，直到肚皮有了响动，咕咕叫，或者嘴嚅吼，他才爬起来，先伸懒腰打呵欠，然后抖掉头发上破衣上的稻草屑，迈着八字步走进招待所餐厅。这时，十多位服务员争着向他邀功请赏：

“小侯爷，昨天怎么不来，剩好几盘肥肉！”

“中午给你留一盆鸡汤，可惜！”

“昨天的豆腐干炒芹菜，好几桌剩了多半，真香！”

“小侯爷，瞧你，皮坛(肚子)都瘪了……”

赖龙嘿嘿笑着，不置可否。今天，似乎开了个不大不小的会，餐桌上剩菜很多，还有白酒，用不着和服务员们客气，君子羞身不羞口，民以食为天，皇帝老倌千金小姐不吃喝行吗？吃，好歹让肚儿滚圆，一肥才能遮百丑。

姑爷所长曾多次关心他，说：

“龙儿，你也是七尺男儿，就这么舔盘子舔到老？”

他没有想过老与不老的问题，眨巴着那双明亮的狮眼，憨厚地说：“老了仍舔盘子，姑父这招待所又不会垮！”

所长啼笑皆非：“你呀，这样吧，泔水白给你，喂两头猪吧！”

他摇头：“关在哪儿呀？”

“在房侧修间猪圈……”

“不行不行，又挖坑又买木料，太麻烦，再说，猪吃了剩菜剩饭，我吃啥呀！”

所长忍不住笑了，拍了拍他滚圆的肚儿，叹息：

“你呀，真是条又懒又烂的滚龙！”

他受宠若惊，赶紧谦逊：“姑父，我还是叫赖龙好，至于滚

龙，我不配！”

小侯爷出身名门，知道“滚龙”这个头衔，原是指江湖上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如袍哥舵把子青帮老头子的保镖、跑腿，仗势蹦虚劲，打三个擒五个，估吃霸欺哄吓诈烟酒嫖赌，简言之，就是不务正业白吃白喝白拿的混帐王八蛋。他生不逢时，刚懂事便没有了袍哥舵把子，不能划成份，吃残汤剩饭最多只能算是二流子，不能玷污了“滚龙”这个响当当的称号。

声明归声明，也许因为是所长的命名，服务员们纷纷叫他“烂滚龙”，最初他竭力否认，不敢受崇高的绰号，久而久之，知道辩解、否认无效，只好听其自然了。

滚龙而又烂，未免有损人格，有时他真想和喊他的人辩论辩论，或者揍他几拳，罢了，韩信还受胯下之辱呢，喊浑名又蚀不了肉，由它去！只要姑父所长不再叫他喂猪儿，就算天官赐福了！

他的忧虑不无道理，那时，社会风气崇尚节俭，干部出差凭票吃饭，四两粮票一角钱，油水少，吃了个碗底朝天，哪有剩的？吃喝的大会小会不多，党代会人代会先进代表会妇代会的餐桌，也没有太多的鸡鸭鱼肉，代表们风卷残云吃了所剩无几，能吃到几片肉就不错了，怎舍得让猪儿吃？

文化大革命中，姑父所长去五七干校学习前，把烂滚龙叫了去，双眉紧锁，说：

“龙儿，我要走了，你也该找个正事干干，二十好几的人了，总不能一辈子吃残汤剩饭，辱没了你赖家的祖先！”

烂滚龙很坦然：“姑父只管走好了，只要招待所不垮台，我保证不会脱膘！”

姑父所长十分气恼：“你呀你呀，我和林场场长说好了，去当工人……”

“不不，姑父，爬坡上坎，栽树砍树，太累，我干不了！”

“你是娃娃鱼变的，只会吃自来食？”

“娃娃鱼守滩口，有时吃不饱！”

“吃了多年的残汤剩饭不脸红？”

赖滚龙嬉皮笑脸，有几分玩世不恭，说出一番震世骇俗的大道理：

“姑父，我为什么要脸红？招待所盖在我老祖侯爷的宅基上，能让我挨饿？从古自今，皇帝妃子王侯将相，哪一个不是吃自来食？人人叫我小侯爷，明知是嘲笑，新中国哪来的侯爷？我却不得不假戏真作，侯爷的子孙去掏大粪下苦力，太辱没祖宗了，残汤剩饭好歹也是自来食，吃喝时我便产生了列鼎而食的幻觉，姑父，我没文化，注定当不了官，只好在残汤剩饭中自我陶醉……”

姑父所长瞠目结舌，良久，才大喝一声：“畜牲，你当真是块切不烂的滚刀肉！”

赖滚龙笑道：“多谢姑父赐名，滚刀肉好，刀切不烂，嘴吞不下，妙极了！”

姑父所长气得说不话，当天去了五七干校，再也没有回来，两年后才得到确切消息，他参加过国民党，批斗了几天几夜后，想不开上了吊，名曰畏罪自杀，取消了开追悼会的资格，连骨灰也没留下。

幸运的是，他给赖滚龙取的绰号滚刀肉，却长期流传了下来，而且，丝毫没有影响小侯爷在招待所的地位。

滚刀肉依然长膘，天生的福气。

## 福至心灵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阴沟里的瓦片也有翻身之日。

物换星移,寒暑交替,政府招待所长换了好几任,男女服务员去了一批又来一批,赖滚龙凭着天时地利人和,成了招待所的元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千零九十五餐,风雨无阻,从来缺席。虽然衣衫破旧,但一身肥膘却令人羡慕爱煞。

一天,他路过文庙巷,忽然有人呼叫他的绰号:“滚刀肉!”声音好熟,仔细看时,原来是好友独眼龙,前些年也曾在招待所混饭吃,由于家世寒微,常被服务员们轰走,一气之下,改行相面算命,凭着他多少识几个字,记性好,把《麻衣神相》、《算命不求人》等几本书背得滚瓜烂熟,加之又是独眼龙,口若悬河,几年之内,便挑一块黄布招,大书“祖传麻衣神相”,居然一副古色古香的打扮:瓜皮帽灰布长衫圆口布鞋,有几分飘飘欲仙。

滚刀肉十分羡慕:“你哥子好潇洒!”

独眼龙含笑让座,摇摇头,手中的摺扇打开又合拢,叹一口气:“不行喽,瞧瞧,僧多粥少,是猫是狗也抢这碗饭吃!”说罢,摺扇向两头一指。滚刀肉这才注意,整条巷子全是测字抽签算命相面的,有男有女,多数是地摊,算命的少,围观的多,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他感到迷惘,问:“算得准?”

独眼龙随口便答:“心诚则灵,信则灵!”

滚刀肉来了兴趣:“给我相相面,可有发达之日?”

独眼龙呵呵大笑:“小侯爷福大命大,水旱无忧,乃大富大贵之命……”

“你哥子莫取笑,怕我不付相金?”

独眼龙一本正经:“哪里话,你我弟兄何分彼此,老弟的相,愚兄前几年就断言,根基深厚,狮眉狮眼,必非久居人下者,自有风云际会之时!眼下嘛……”他仔细看了滚刀肉的面容,拱手道:“恭喜恭喜,老弟印堂发亮,狮眉疏张,狮眼如电,一扫昔日晦气,好运已不远了!”

滚刀肉又惊又喜：“真的？”

独眼龙煞有介事地朗声念道：

狮眉粗疏喜高肥

此相须当发达迟

迟发得配凤眉女

富贵荣华老更辉

眼大威严性略狂

狮眉狮眼人端庄

目光如电添喜气

富贵荣华福寿康

独眼龙念毕，又连声：“恭喜，如不应验，老弟砸我的摊子！”

滚刀肉半信半疑，太玄乎，如今还在招待所吃残汤剩饭，富贵从何而来？

独眼龙见滚刀肉沉吟不语，知道他不相信，慨然道：“老弟，姑妄信之吧，将来应验了，赏哥子一碗饭吃！”

滚刀肉忙说：“但愿哥子是金口玉牙，小弟果然发迹了，决不能忘！”

说来也怪，独眼龙相面之后，滚刀肉居然逐渐走了好运，最初是小好，继而是中好，最近几年成了S城响当当的人物，比他的祖先老侯爷更有名气。

出人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进入八十年代，政府招待所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形势，先是装修了餐厅，花玻璃门窗，吊灯壁灯款式新颖，五彩缤纷，取缔了旧式桌椅，换成旋转式圆桌，人造革靠背椅，添置了绿色的红色的蓝色的屏风，电风扇改成了空调。初时，滚刀肉如坠五里雾中，这是干嘛呀，不就是吃喝吗，何必如此堂皇？三五天后，他就

明白了,原来那屏风里,每天都要摆三五桌宴席,酒菜很高档,不仅有全鸡全鸭全鱼,还有山珍海味,鹌鹑斑鸠墨鱼鱿鱼海参,名贵的甲鱼每桌必备;酒全是瓶装的,啤酒香槟泸州老窖五粮液茅台竹叶青,轮番儿上席。屏风内的食客多数坐小车而来,陪客也全是市里的头面人物,他们的肚子似乎比一般人小,劝酒劝菜的声音却很高,于是,便有很富哲理的酒令,

感情薄,慢慢磨,  
感情浅,舔一舔,  
感情深,一口吞,  
宁伤身体,不伤感情。

这些人劝酒的词儿多,吃菜的时间少,杯盘狼藉之后,剩下的酒菜特别多,有的连蒸烂的鸡红烧的鲤鱼也没动筷子,半瓶的啤酒香槟竹叶青大曲酒随处可见,运气好还可以喝到茅台。

初时,滚刀肉高兴得手舞足蹈,天天吃了个肚儿圆,吃了饭倒头便睡,身上的肥膘比任何时候都厚实,身高已增到1米75,狮眉狮眼鼻直嘴阔,如果穿上将军服,一定会八面威风,可惜他的衣衫全是别人赏的旧货,非大即小,破洞儿多,穿在他魁伟的身上,滑稽可笑。有时,头上扣一顶旧呢帽,脚上趿一双破布鞋,多喝了几口酒,脚步轻飘飘地走在小巷中,颇有几分像济公,高兴了,边走边哼唱自编的《济公新曲》:

鞋儿破,  
帽儿破,  
身上的衣衫破。  
你笑我,  
他笑我,

世人哪有我快活！  
招待所里任我吃，  
山珍海味皆尝过，  
吃呀吃，  
喝呀喝，  
哪有宴席哪有我！  
哪有宴席哪有我！

他没有音乐天才，沙声沙气，唱得很别扭，但自我感觉不错，天生我材必有用，济公未必有他这样的福气。

待到八十年代中期，躲在屏风内吃的人多了起来，招待所不得不添置若干屏风，有时餐厅里围了七八处，留给普通吃客的地盘越来越小。这时，不仅坐小车来吃的，各种名目的会议如雨后春笋，几乎天天有会，宴席的菜谱越来越讲究，总之，物以稀为贵，过去令人馋涎欲滴的肥肉已打入冷宫，严禁会见贵客。由于吃的队伍扩大，吃的人就无须“犹报琵琶半遮面”了，招待所便须应潮流，撤了屏风，彻底“开放”了。

滚刀肉发愁了，面对众多的残席，他能有多大的肚皮？眼见那些烧白肉粉蒸肉半鸡半鱼半鸭山珍海味，整盆儿倒进泔水桶，又溢在地上，着实心疼，真想一古脑儿吃下去，可是，今天吃了明天有，中午吃了下午有，再说，他早吃得脑满肠肥，身上的肉没处堆了，见美味就腻，不得不多吃些蔬菜调剂消化系统，每天只选些海参鱿鱼充饥。他没有种过田喂过猪养过鸡鸭，不知道农村的辛苦，但招待所的宴席规格越来越高，从几十元一席到几百元一席，发展到如今的千元几千元一席，也感到震惊。“公家一席酒，百姓十年粮”的民谚，偶尔听到时，免不了似笑非笑地说一声“对！”

前两年，招待所喂了十几头猪，奇怪，这些蠢物也和滚刀肉

一样，开始几天抢着吃，一个月后多数拉稀屎，见了鸡鸭鱼肉油汤，只哼哼，不张嘴，不久便死了好几头，请民工掩埋花了上百元。所长一气之下，把活着的廉价处理给郊区农民了。

猪没了，残席的去处成了问题，新来的所长是个女的，姓黄，不惑之年还美如少妇，看不惯厨房外泔水横流，考虑再三，把处理残席的重任交给滚刀肉，月工资 50 元，年终发奖金，至于吃残的鸡鸭鱼肉，能卖成钱的，不论多少全归他，一分也不上交。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被领导委以重任，也算是工作吧，他向女所长拍胸打包票，一副两肋插刀的神气。知恩图报，乃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滚刀肉在招待所吃自来食多年，变得聪明起来，当年党风正，民风朴实，招待所油水不多，青菜萝卜豆腐而已，偶尔吃红烧肉，食客们狼吞虎咽，恨不得连盘子也吞了，哪有他滚刀肉的份？目睹眼下的太平盛世，奢靡之风已达到登峰造极，似乎懂得了“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的道理，居安思危，把泔水里的鸡肉鸭肉鹅肉鱼肉羊肉牛肉狗肉鹌鹑肉以及各种海味捞起来，然后再把泔水倒进污水沟。他这样做，并非预料到这种挥霍浪费的日子不会太长，说穿了是人的本性和良知，驱使他把这些肉去骨晒干或烤干，用塑料袋装好放在柜子里，也算积谷防饥吧！

事态的发展却证明他料事如神。

1989 年刮起了一阵廉政之风，招待所冷清了好几天，坐小车来的也只吃工作餐，国务院发了红头文件，大小会议只准吃四菜一汤，违犯了要追究责任。于是，政府招待所的泔水桶清淡了好些日子，捞不出有油水的东西，一个月不到，滚刀肉的腰围足足小了十公分。幸而他积存了好几百斤干肉，取出十来斤烤焦，去加工房打成肉粉，用开水调成肉羹喝。

嚯，味道好极了！

也许是积重难返吧，廉政风暴像来时一样突然，不到一个月便和风细雨了。滚刀肉的十斤干肉粉尚未吃完，招待所便更新了餐具，定做了特大汤盆和大盘，四菜一汤的用料比七盘八碟更多更高档，价格也比过去翻了番儿。改革开放嘛，免不了灵活机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不违背中央文件精神，也不能亏了肚子。于是，民谚诗人们便有了生动的打油诗：

四个菜，一个汤，  
四个盆，一个缸。  
一个盆，四个人扛，  
一个缸，四个盆装。

虽是夸大其词，倒也风趣。

于是，委屈了几天的泔水桶又丰富多彩起来。滚刀肉仍负责处理泔水，每天挑了倒进污水沟，经一事，长一智，干肉粉味道好，他仍然如法炮制捞出各种肉类晒干，有时竟捞出整块的鱼翅鱼肚……

因为他有了工作有了工资，衣裤不再向人讨，买了新的，遗憾的是他身材高大壮实，服装店里的大号穿在身上也嫌短小，胸和腰都箍得紧紧的，显得有几分油稽可笑。不过，新的比旧的好，可贵之处是自个儿买的，三十多岁了第一次买新衣，能不自豪吗？

吃饱吃好穿好，是人生的追求，滚刀肉很满足，人心不足蛇吞象，还奢求什么呢？他忽然想起文庙巷的独眼龙，相面的手艺不错，好运正向他走来，不过，独眼龙说得玄乎，似乎比他祖宗老侯爷更有出息……

荒唐，胡说八道！

他不相信独眼龙又指望他指点迷津，这天中午，信步去了文庙巷。这条号称迷信街的巷子，比早年更热闹了，除测字算命摊外，又添了卖香烛纸钱的铺面和小摊，还有花圈纸扎铺，花花